

(香港)林燕妮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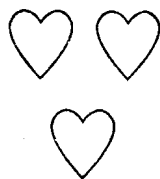
劍蕭柔情



远方出版社

剑萧柔情

林燕妮 著



1999年11月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王 弋

封面设计:董 春

林燕妮作品集之:

剑 箫 柔 情

作 者:林燕妮 著
出 版: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社 址:呼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
印 刷:武穴市龙潭印刷厂印刷
厂 址:武穴市广济大道 18 号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:7 字数:60 千
版 次: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1-5,5000 册
统一书号:ISBN7-80595-113-6/I·45
定 价:9.80 元

(如有装订、印刷错误,请与承印厂联系)

楔子

正德三年 腊月

委身青楼，却胸怀锦绣的江南花魁彭襄好，偕同她的贴身丫环巧儿，租了一辆黑篷双轡马车，准备返回绍兴老家扫墓祭祖。

一路上，马车颠颠簸簸，终于在寒风飒飒中，来到了禹陵山道，只要过了禹陵，再行驶个约莫八里路，便能长驱镜湖，直达她久别经年的故居。

这次返家，主要是为了祭拜爹娘。想到一年前，她们全家一十五口被刘瑾派出的爪牙狙杀的惨剧，她的心便宛如刀割，无时无刻不笼罩在风寒雨的痛苦中。

若非为了复仇，为了拯救更多的忠臣良将，为了让贪玩误国的昏庸天子朱寿彻底觉醒，看清刘瑾那个奸宦的真面目，她不会如此委屈自己，寄身于秦楼楚馆，忍受着那种倚门卖笑，任人轻狎的羞辱，以掩护宁阳侯狄云栖，让他能从空不迫的扮演双面人的角色，和刘瑾那个阴险毒辣、居心叵测的奸佞周旋相抗。

由一个冰清玉洁的官家千金，蜕变为风情万种的花国状元，这期间的酸楚悲愁，自是不可言喻，但，为了顾全大局，为了家国社稷，她却自认为牺牲值得。

去年腊月，她在义兄唐门少主唐傲风的护卫下，趁夜深人静时，悄悄潜回故居，亲手埋葬了亲人，并在坟前许诺，不除刘瑾，她誓不为人。

林燕妮作品集

岁月如流，夏葛冬裘，刘瑾依然活跃于庙堂，作威作福，祸害忠良。

而她的父母却是尸崩未寒，苍凉九泉了。

离家愈近，她的心情愈加激昂悲怆，冷暖相煎。既有着思亲忆乡的急切，更有着大仇未报的遗憾，种种复杂纠葛的情怀，宛似互相纠缠的丝线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
望着垂着脸儿打盹的巧儿一眼，她轻轻吁了一口气，暗暗期盼天空作美，切莫阻挡了她如期返家的行程。

就在这思潮翻涌的一刻，天空飘起了雪花，雪花瓣儿不大，却因急骤而细密，不到一盏茶的时间，禹陵山道已成了银装素裹、寒气森森的琼玉世界。

贪于彭襄好所给予的重金，方才勉强成行的老车夫，见山路崎岖，雪虐风饕，不得不苦着脸对彭襄好说：

“小姐，看这种情形，这场雪，一时半刻是不会停了，咱们恐怕得受困在山上了。”

“这……怎么成？”彭襄好黛轻锁，面带诉求的望着他，“麻烦你勉强赶一赶，能走多少算多少，总比困在山中进退两难强多了。”

“这……”老车夫面有难色地皱起了半白的浓眉。

“哈哈……你们哪都不准去，先缴了过路费再说！”一阵粗豪刺耳的大笑蓦然响起，五个体形壮硕，手执厚背斫山刀的彪形大汉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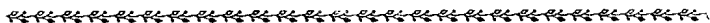
这名姓李的老车夫吓得脸色发白，全身直打哆嗦，还来不及张嘴求饶，已被其中一名面色黧黑的汉子抢下马车。

“咱们是莽狼五霸，这会稽山、亭山、禹陵一带都是我们活动的地盘，你们要过山道，便须缴纳路费，孝敬咱们兄弟五人！”

巧儿满脸惊惶地给缩在蓬车内，浑身发颤地揪着彭襄好的衣袖，像只瑟缩不安的小白兔。

彭襄好暗吸了一口气，沉静自如地拍拍巧儿的肩，跟着便掀帘下车，步履轻盈地停立在莽狼五霸这五个凶神恶煞般的草寇面前。

剑萧柔情



抢遍大江南北，烧杀掳掠无所不为，却未曾眨眼喘息的莽狼五霸，登时看傻了眼，个个瞪大了眼珠子，屏息凝神，不敢呼吸！

特别是性好渔色，如蝇逐血的程达庸，更是看得两眼发直，血气上升！

他揉揉眼睛，不敢相信地轻喘了一口气，怀疑刚刚从马车内走下来的绝色佳人只是一个美丽的幻影，或者是一个不小心失足坠落凡尘的凌波仙子。

他不胜贪婪地掬饮着她那夺人心魂的美，从清艳无暇，白皙如雪的娇颜，到纤盈玲珑，风扶杨柳般的身姿，他看得心旌震动，目眩神移，久久无法自己，无法喘气。

她个玉肤花貌，风华绝代的天香美人。

惊艳不已，又心痒难骚的程达庸当下决定，要将彭襄好抢回来，当作自己的押寨夫人。

他的拜把兄弟，排行老二的罗建旭瞧在眼里，不由嘿嘿直笑，对着见猎心喜的程达庸眨眨眼，“老三，这娘们长得如花似玉，赛过天仙，为兄替你拿下，押回去帮你肯被如何？”

程达庸喜上眉梢的贼笑了几声，“嘿嘿，不劳二哥动手，愚弟自己来！”话犹未了，他已不胜猴急地欺身上前，将手伸向了看起来弱不胜衣的彭襄好。

彭襄好杏脸微沉，飘然一闪，轻灵曼妙地避开了程达庸如饿狼般的攻势。

程达庸微微一愕，随即露出更为暧昧的狞笑，“乖乖，你还是个文武双全的美娇娘，嘻嘻，这样最好，我最喜欢跟美人儿亲热前，来点剧烈刺激的前戏，你……”他还未说完，左边面颊已挨了一记清脆火辣的大耳光。

色迷迷的他，只顾得浪言谑语地调戏彭襄好，连自己是怎么挨耳光的，显然仍有些迷糊。

罗建旭见状，方知彭襄好并不是那种文弱好欺的软脚虾，考量天寒地冻，风号雪舞，实在不宜久留，满心不耐的他，当下便决定速战速

杯燕妮作品集

决，只见身形一掠，疾如闪电地冲入马车内，一把揪住了骇然惊惧，来不及呼救的巧儿。

程达庸隔岸观火，见彭襄好脸色遽变，立即知道这个吓得面无血色的小丫环，是个颇有价值的人质，不觉露出了狡狴而得意的笑容，出言恫吓身手灵巧的彭襄好：

“小娘子，你若不想让你的小丫头血溅七步，香消玉殒，你最好乖乖听话，别做无谓的挣扎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会，嘿嘿……”他一脸馋涎的顿了顿，“怜香惜玉，好好疼惜你的……”

若非顾忌巧儿的安危，羞愤填膺的彭襄好，真想用力挥拳，捣烂程达庸那张令人作呕的脸，撕碎他那张淫秽齷齪的嘴。

面对着程达庸有恃无恐的淫笑，投鼠忌器的她，只有强自压抑满脸的怒涛，而泛寒霜的从衣怀内取出一袋锦囊，不徐不疾的开口说道：

“这晨有五十两银子，还有一张面额二百两的银票，我全部送予你们，还望各位大爷高贵手，放了我的丫环，莫与我们为难！”

五人之中，最为贪财的徐滔，连忙抢将上来，忙不迭地收下了钱包。“钱我收下了，至于……我三哥放不放人，可没我的事。”

“对，你们尽管拿钱便是，至于我嘛……”程达庸一脸轻浮的摸摸下巴，“嘿嘿，什么都不要，只要眼前这位娇艳欲滴的美人儿，陪我共度春宵，风流快活便可！”说着，说着，他已眯着一双色眼，淫笑连连地逼近了面色青白，满怀羞愤却又束手无策的彭襄好。

巧儿虽然被这群穷凶恶极的草寇吓得四肢虚软，噤若寒蝉，但她并不是那种临危怯懦，毫无风骨胆识的弱女子，为人奴仆的忠义之道，她还懂得，眼见小姐为其所累，以致绑手绑脚，无力反击，她不禁愧作万分地尖声嚷道：

“小姐，你别管我的死活，尽管出手打死这个寡廉鲜耻的淫贼，不必……”话未说完，性情暴躁阴狠的罗建旭厉喝一声，五指如钩，紧紧箍住了巧儿纤细的脖子，满脸不耐地朝程达庸低吼道：

“老三，你叫那娘们干脆一点，少在那摆谱拿乔，否则，若毛了爷

爷我，即刻扭断这个贱丫头的脖子，看她还神气到几时？”

老神在在的程达庸，立刻笑嘻嘻地和罗建旭唱起双簧，“小娘子，我二哥发火了，你若再拖延犹疑，只怕你那可怜兮兮的小丫头真的会……”他蓄意拉长了声音，“翘辫子啦！”

彭襄好全身掠过一阵强烈的抽搐，她白着脸，痛苦的咬下唇，然后，她凝眸望着珠泪婆娑，惊痛交织的巧儿，轻轻逸出了一丝凄楚的微笑，倏地举出皓腕，骈指如戟，点向自己的咽喉。

程达庸大惊失色，猝不及防，万万没想到这个凛若冰霜、倾国倾城的美人竟会选择自尽，他心如火焚，闪电直扑，就在这间不容发的一刻，三粒晶莹光璨的冰渣子破空而来，如疾箭穿云分明射向了彭襄好、程达庸和罗建旭，同时点中了三人的软麻穴。

这种隔空点穴、精妙绝伦的手法，吓坏了向来如虎似狼，横行霸道的莽狼五霸，有如惊弓之鸟的他们，还来不及喘息，一阵清细悦耳的萧声已然响起，一个丰神俊朗，白衣飘飘的少年书生凌空而降。

但见他风神如玉，潇洒不群地停立在雪地上，目光如炬地扫了莽狼五霸一眼，意态优雅地扬眉一笑。

“天气这般寒冷，你们这几个鼠辈还有兴致打架？敢情是肝火太盛，待本公子吹个曲子给你们听听，降降虚火！”说罢，他神采奕奕地执起手中的寒玉洞箫，轻轻吹奏着李白的“观放白鹰”。

霎时，凝结在四周的暴戾气，已随着悠扬壮阔的箫声，而消弭于无形。

一曲吹罢，余音袅袅，那位衣白如雪，飘逸绝尘的少年书生，似笑非笑地撇撇唇，然后，以一种不愠不火的口吻开口问道：

“怎么样？诸位的火气消了吗？”

莽狼五霸的头头雷天刚心头一凛，如梦方醒，急忙握牢了手中的兵刃，色厉内荏地瞪着少年书生，沉声质问：

“你是何方的无知小儿？胆敢插手咱们兄弟的闲事？”

“大哥，少跟他罗唆，我看这个臭书生八成是寿星公吊颈嫌命了，咱们索性一刀砍了他，让他早死早超生！”排行老四的岳鹏双眼暴睁

沐燕妮作品集



地吼道。

而排行最小的沙战，见对方不过是个美如冠玉，风采翩翩的文弱书生，就算武功再好，也不一定抵得过他们三人的围攻，是而，壮着胆子，厉喝一声，在雷岳二人密不透风的包抄下，刀光霍霍地砍向了白衣书生。

少年书生气定神闲地笑了笑，一边移形换位，一边落拓不羁，闲适自得地朗声吟哦：

“八月边风高，胡鹰白锦毛。孤飞一片雪，百里见秋毫。”话声甫落，洞箫一扬，岳鹏、雷天刚及沙战已身如软泥，颓在倒地。

雷天刚等人登时吓得脸色发青，寒笔直竖，四肢发冷，个个有如丧家之犬，忙着垂头拓翼地颤声讨饶。

孰料，这名貌若潘安，温文尔雅，却身怀绝技的少年书生，看也不看他们一眼，迤自走到彭襄好面前，轻轻一扬手，解了她的软麻穴。

“姑娘受惊了。”

彭襄好星眸半掩，双颊微晕地为礼，盈盈一福，“小女子彭襄好多谢少侠的救命之恩！”

“些许小事，何劳姑娘挂齿！”少年书生潇然一笑，目光熠熠地凝注着风姿楚楚、不胜罗绮的彭襄好，“只是，人心不古，世道无常，还望姑娘日后出门，多加防备！”话犹未了，他衣袂翩然地走到莽狼五霸面前，双手一起一落，连续五次，解了他们的穴道，也废了他们的功夫。

然后，他移眸深深注视着彭襄好好一会，默默转身，如一只白色的仙鹤展开羽翼，乘着片片翻飞的雪花，飘落到铺满银霜的山坳上，转眼，消失了踪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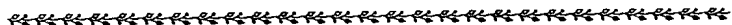
“少侠，请等一等，”彭襄好没想到他就这样离开了，一时情急，不由红着脸儿扬声喊道：“你还没告诉我，你的尊姓大名呢？”

山林密处远远传来了一缕清越悠扬的箫声，跟着响起了低沉动人的男性嗓音：

飘泊水云间，落拓一书生，

沧海难为凭，何须问姓名。

剑萧柔情



彭襄好听得心头一阵荡漾，黛眉轻蹙，既有着一份朦胧而微妙的喜悦，更有着一份茫然失落的寂寥。

仰望着缤纷如雨的雪花，彭襄好震动莫名地发现，她的心思已植入了一颗种子，一颗暗藏柔情的种子，从此，只怕情思萦绕，尘梦难解了！

林燕妮作品集

~~~~~

# A

梨花似雪草如烟，春在秦淮两岸边。

一带妆楼临水盖，家家粉墙照婵娟。

阳春三月，日丽风薰，南京城处处柳丝飘垂，繁花吐艳，端的是鸟语花香，风光旖旎。

而风华灯月，金粉荟萃的秦淮河畔，更是春意香浓，游人如织，热闹非凡。

只见河亭画楼，朱栏曲槛，红袖盐香，笙歌伴宴。

有风流儒雅之士，穿梭于美女如云，莺莺燕燕的香阁酒肆间，追寻倚红偎翠的温存快意；亦有人挑担提篮，手摇串铃，过街走巷，吆三喝四地兜售商品。

更有人当街品茶对奕，谈古论今。

美色，金帛，风雅，人潮烘托了秦淮两岸的繁华，却也纺织了无数则才子佳人、香艳缠绵的风流轶事。

随着春暖花开，绿意葱郁，许多不甘寂寞，春心蠢动的寻芳客，纷纷涌向了迎翠楼。

他们均把采花猎艳，偷香窃玉的目标，锁向了美丽绝伦，才情出众的彭襄好。

可惜，彭襄好并非一般庸俗随便的青楼女子，要见她，除了重金之外，还必须经过才艺考核，凡能与她吟诗对答且心意相通者，方能上媚香阁与她会面，一睹风采。

所以，那些慕名前来的王公贵族，豪门公子，逐花阔少，大都是乘

兴而来，败兴而归，真正有缘，有那个艳福能上媚香阁一亲芳泽者，实在是寥寥无几。

但，也有极少数老羞成怒，不愿轻易罢休的土豪恶客，趁着酒兴，藉机生事，闹得迎翠楼人仰马翻，鸡犬不宁。

对于那些蛮横无理，不按规矩行事的刁客，胡嬷嬷总是抱和气生财，息事宁人的态度，一味地小心应对，软言哄劝。

孰料，有的人却是得寸进尺，见胡嬷嬷低下气，他反倒歪理不饶人，变本加厉地演全本的铁公鸡。

一会是粗话连天，一会儿摔杯掷盘的，弄得迎翠楼内人人坐立不安，争相走避。

软的不行，无计可施的胡嬷嬷好请出保镖，以武力架走那些咆哮连连的恶客。

但，有的客人身分特殊，来头不小，她得罪不起，只好千求万祈地拜托彭襄好破个例，赶紧下楼灭火。

自元宵以后，这种棘手难缠的客人接踵而至，害得胡嬷嬷直嚷嚷，流年不利，赶忙抽空到庙里烧香拜拜，一来去去霉运，二来祈求平安，请了二个灵符，带了回来，交予彭襄好佩戴。

谁知道，她一回到迎翠楼，负责跑堂接待的刘祯，劈头便告诉她一则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。

只见刘祯说得口沫横飞，活灵活现，她则是听得半信半疑，惊喜参半。

上了媚香阁，她把香囊交予彭襄好，并按过巧儿递来的香茗，轻啜了一口，她攒着眉心，面带狐疑地左思右想，方才以一种大费疑猜的口吻说道：

“襄好，你说奇不奇怪，前二天，杨朝安这厮才霸气凌人地跟我大声吆喝，说你以后再也拿乔，给他钉子碰，他便要带要人来砸场，没想到，今天下午，他居然派了家丁带来厚礼向我们赔不是，还郑重其事的打了保证书，说他以后再也不敢上迎翠楼，打咱们的麻烦了，你说这事怪不怪，邪不邪门？”

## 林燕妮作品集

彭襄好先是一愣，继而又露出了妩媚动人的微笑，“嬷嬷，我看八成是你感动了仙佛，它们施法化去了杨朝安的暴戾之气，是而得以转危为安，遇难成祥！”

“是吗？”胡嬷嬷还是一脸疑虑的神态。“我才去这么一会工夫，这三十六炷香都还没烧完呢！依我看，这事恐怕另有玄机呢？”

彭襄好眼波流转，轻笑了一声，“嬷嬷，你又何必伤神去想呢？不管是菩萨显灵，抑或是杨朝安自个儿良心发现，总之，咱们少了这件麻烦事，便可如释重负，高枕无忧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这倒也是。”胡嬷嬷轻吁了一口气，跟着又忍不住发起了牢骚，“你不知道，这阵子上门的瘟神恶霸，一个比一个凶，一个比一个难缠，害我整日提心吊胆，茶饭无味，身上的肉也不知少了几斤几两罗！”

彭襄好闻言，不由低垂螭首，轻轻逸出了一丝悲叹，“唉！都是我不知轻重，不识好歹，连累了你。”

胡嬷嬷连忙急声否认着，“哎哟，襄好，你这说得是那儿话，你本来就不是那种任人践踏的浮花浪蕊，若非有不得已的隐衷，我想，你是不会屈身在窑子卖弄风情的，我胡嬷嬷混这行啊，论年数，已经够称得上是祖奶奶了，眼睛是不会看错人的，所以，我也不敢奢求你做那些低三下四，随波逐流的事。”

“嬷嬷，你的体谅和知遇之恩，襄好铭感三内，只是……”彭襄好幽柔一笑，“我能回报你的，实在有限，也为难你了。”

“好说，好说。”胡嬷嬷倒是一脸云淡风轻的笑容，“我虽然是个见钱眼开的老鸨，但，也还是有点骨头和感情义气的，不该取的钱，我也不敢赚，你寄身在这，谅想也是权变之计，那天时机成熟了，你能脱离苦海，觅得良缘，我啊！一定像嫁女儿一般，高高兴兴地送你出阁！”

彭襄好听得心头一暖，不觉微红了眼圈。“嬷嬷，人人俱说风月中人，刻薄寡恩，唯利是图，可是嬷嬷你却待我真心实意，如同父母，襄好惭愧，未能投桃报李，以倒常常给你添麻烦，惹闲愁了。”

“甭这么说，做这行的，笑骂由人，总有一些鲜为人知的辛酸，接

触的对象又是三教九流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要不惹闲气怎么可能？”胡嬷嬷叨叨絮絮地说着，跟着话锋一转，满脸关切地凝注着彭襄好。“倒是你，可得放聪明点，懂得替自己的未来盘算盘算，不要把大好的青春都浪费在这里了。”

“但不知嬷嬷的意思是……”彭襄好心头一凛，不由面带着三分腼腆，七分讶然地轻声问道。

“意思是要你睁大眼睛，放下矜持，别太温吞含蓄了，以致一再错失良缘，让煮熟的鸭子给飞了。”胡嬷嬷见彭襄好轻咬着唇，闷不答腔，不由得皱起了眉头，直肠热肚的唠叨下去。“襄好，不是我爱数落你，而是实在忍不住替人干着急啊！论起容貌，论起才华，放眼江南，就没一个姑娘比得上你的，偏偏，别的姑娘家想都不敢想的如意郎君送上门，你却视若无睹，不懂得抛洒媚功，把人家紧紧地拴在裤腰上，做你的裙下忠臣，还让人家有机会琵琶别抱，另缔盟约，你喔！”她没好气地睨了彭襄好一眼，“真是傻得令我不知该如何说你才好？”

彭襄好听了，只是无限温婉的笑了笑，“嬷嬷，欢场中的情爱，本如虚幻，人人俱是逢场作戏，襄好怎敢认真？又怎敢奢求他人的真心相待？”

“我知道来这里的人，多半是轻浮好色的淫虫之辈，但，也不乏懂得怜香惜玉，风雅俊秀的绅士名流，像宁阳侯狄云栖，就是一个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金龟婿，偏偏，你不懂得抓牢他，还让他给飞了，”胡嬷嬷一脸懊恼的说到这，跟着，喝了一口香茗润润喉咙，又滔滔不绝的继续敞开话匣，“这倒也罢了，跑了个宁阳侯，还有个英姿飒爽，出手大方，家世不景的唐傲风，谁晓得，你一样不当回事，还让他有机会拐了大明公主，当上了驸马爷，也当上了全国最有身价的钦命要犯，白白丢了到嘴的肥肉！”

彭襄好闻言，只是但笑不语，捧茶轻掬，而听得耳朵发麻的巧儿却忍不住开口澄清了。

“嬷嬷，你有所不知，这宁阳侯与唐门少主同我们小姐感情虽好，但只限兄妹知己之情，其实，我们小姐早就有意中人了。”

## 林燕妮作品集

“哦？是那家的名门公子？他来过咱们这里做客吗？”胡嬷嬷好奇了，一脸兴味地直追问着，“我见过他吗？他的人品如何？比得上狄侯爷、唐公子吗？”

彭襄好不胜羞恼的红了双颊，她不客气的暗瞪了巧儿一眼，慌忙向胡嬷嬷提出否认，“嬷嬷，你别听巧儿胡诌，我才没什么意中人呢！”

胡嬷嬷老于世故，一见彭襄好那副乍羞还嗔的娇羞，心中有数。“襄好啊，你若害臊，不便明说，嬷嬷我也不勉强你，只希望你好好把握，别再磨磨蹭蹭，空度了芳华。”

“不是咱们小姐爱磨磨蹭蹭的，是那个吹箫公子太过温吞，都已经二年多了，他光会对着小姐的香阁吹箫传情，什么也不做，我看，再这么拖延下去，咱们……”为主子叫屈的巧儿还未及说完，心绪翻腾，有苦难言的彭襄好，已不胜胜尴尬地沉声打断了她。

“巧儿，你若再胡言乱语，别怪我这个做主子的翻脸无情！”

巧儿见彭襄好脸色阴沉，只好不情不愿地封上嘴巴，忽忽不乐地坐在一旁，当个不胜委屈的闷嘴葫芦。

胡嬷嬷见气氛不对，赶忙笑意盎然地打着圆场。

“襄好，你别跟巧儿生气，她也是个忠心的丫头，偶尔犯错，也是情有可原，不是么？”

彭襄好牵动嘴角，强挤出一丝苦笑，“嬷嬷言重了，我并非和巧儿生气，我只是……唉！”她心烦意躁，局促不安地止了口，对于她和吹箫公子那份似有若无，乍隐还现的情丝牵绕，她实在是有着一份难以理清，难以言诉的甜蜜与窘涩啊！

胡嬷嬷善解人意地拍拍她的肩头，“你甭苦恼了，我不做个强人所难的饶舌婆啦！姻缘天定，一切老天自有安排，像你这般品貌出众，冰心慧颖的女孩子，还怕找不到有情有义的如意郎君么？”说着，她自我解嘲地努努嘴，“都怪我没事瞎操心，弄得你们主仆心绪不佳。”正待起身，准备离去时，一个穿着艳红色罗衫，花名翠红的艳妓，莽莽撞撞地跑了进来，大惊小怪地对着胡嬷嬷穷嚷道：

“嬷嬷，不得了，又有怪事发生了。”

“什么怪事？瞧你跟得上气不接下气？”胡嬷嬷一脸失笑地斜睨着她。

“你还记得十天前来闹场的那个湖干按察副使江震岳吗？还有那个打伤小喜子的杭州阔少陆绍鹏吗？”

胡嬷嬷颇有余恨，颇有余悸地点点头，“记得，怎么会不记得？这两个粗鲁不文又盛气凌人的空心大老倌，见不到襄好，就大发雷霆之怒，又砸东西，又揍人的，临走前，还不忘恶言恶形地撂下狠话，要找人拆了我的迎翠楼！害得我惊魂难定，赶忙差人去打点高知府，让他多关照一点！怎地，他们这两个了又来打麻烦了？”

“不是，他们是来赔罪的，而且，还带了切结书和二叠白花花的银票呢！”

胡嬷嬷一脸惊诧地扬高了眉毛，“你是说，他们和杨朝安那厮一样，都备了厚礼，专程派人来咱们这赔罪？”

“对，而且，他们附上的银票面额很可观呢！朱总管吓了一跳，说什么都不敢收，而他们派出的家丁却执意要咱们收下，一伙人在这推推拉拉的，至今仍没个结论呢！”翠红表情丰富，叽叽咕咕的陈述着。

胡嬷嬷和彭襄好主仆却听得啧啧称奇，每个人脸上都充满了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。

“怪哉，莫非是有贵人暗中相助？”胡嬷嬷攒眉思索着，“这个人会是谁？是宁阳侯狄云栖吗？还是那个下落不明的唐傲风？”她喃喃自语，又跟着摇摇头，“不对，他们二人，一个在北京，一个不知去向，怎么可能帮得上忙，难道真是菩萨显灵不成？”

“我看是他们八成是坏事做多了，撞了邪！”翠红煞有介事的接口道：“据说，他们在咱们这逞凶斗狠，耍玩威风，打道回府之后，个个都像发了疯，得了失心疯的人一般，一会哭，一会笑，神智不清地闹了几天后，才虚软无力的回过神，并赶紧差人来我们这赔罪致歉呢！”

胡嬷嬷的表情更加错愕了，“真的假的？瞧你说得又悬疑又诡异，害我愈听愈玄，愈听愈迷糊！”

“你甭费神了，管它是怎么一回事？反正，于我们有益无害，我们



## 林燕妮作品集

~~~~~

何不落落大方欣然接受呢？”翠红一脸娇俏的笑道。

“接受？接受什么啊！”胡嬷嬷目光犀利地白了她一眼，笑骂道：“你这丫头就爱钱，见人家捧着白花花的银票上门，你就心痒难耐了？”

“哎呀！嬷嬷，”翠红半带娇嗔，半带娇情地挽着胡嬷嬷的胳膊，“不拿白不拿，人家爱摆阔，充大佬，你就甭惺惺作态了嘛，你拿整数，我吃零头，咱们皆大欢喜，不是挺好的么？”

胡嬷嬷摇摇头，半真半假地轻拧了她一下，“你啊！财迷心窍，所以，急着拉我下楼，帮你留住财神爷，免得朱总管故作清高，断了你的财路，让你夜里难眠，心如刀割啊！”

翠红老大不依地噘起了小嘴，“嬷嬷，你取笑我啦！我这是为你挣钱，用心良苦呢！”

胡嬷嬷卷起珠帘，和翠红且行且语地笑道：

“是啊，是啊！多谢你的用心良苦，要是咱们迎翠楼的姑娘都像你这般精，嬷嬷我还有啥搞头，不如早点关门大吉！”

“哎呀！嬷嬷，你误解我了，其实……”翠红修理着胡嬷嬷的衣袖，又娇又媚地耍起赖来，很快地，两人便在你来我往的舌战中，离开了彭襄好的绣楼“媚香阁”。



胡嬷嬷和翠红离开之后，巧儿见彭襄好黛眉轻蹙，一副若有所思，惆怅难欢的模样，她也不敢多言，便托着茶盘，轻手轻脚地卷帘下楼，留下静谧的雅室，让彭襄好有独自咀嚼和凝思的空间。

而彭襄好满怀落寞地端坐在琴台前，突然有一种想要操琴狂歌的冲动，于是，她低垂粉颈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调弦拨琴，弹起了《照君怨》。

幽幽琴声如山林处淌出了一条清溪，弯弯曲曲，汨汨而流，水色清冽，水势迂回，透映着千般愁苦思念，万般凄楚缠绵。

丝丝缕缕的凄切幽怨之情，尽付于抚琴吟唱的律动中。

弹着，唱着，她感伤于自己那飘零的身世，感伤于她和吹箫公子